

路德的十字架

神契主義

鄧紹光

神學與文化副教授

基督教的神契主義可以被了解為一種尋求人與上帝聯合的靈性操練方式。¹ 可是，在路德(M. Luther)來說，這種聯合跟靈魂的融合無關，他從來都

不會以「友誼」來形容上帝與人的關係，這原是奧古斯丁(Augustine)最先使用並由經院哲學予以發展。路德一直要保持上帝與人的距離，因此，要說人與上帝的聯合，只能是意志的聯合，或用路德的詞語，「受感的聯合」(affective union)，而非「實體的聯合」(substantial union)。² 路德要肯定的神契主義只能是「基督—神契主義」(Christ-mysticism)，絕非「上帝—神契主義」(God-mysticism)，並且，與基督的聯合乃一種情格間的聯合(unio personalis)。³ 這就表示了路德所尋求的神契主義固然不是人與上帝在實體上的聯合，但也不是人與基督在實體上的聯合，而是情格間

的。這種立場顯出路德站在兩條戰線之上，一方面反對玄思的神契主義(speculative mysticism)，另一方面否定心性及道德上的學效基督。⁴

莫特曼(J. Moltmann)指出，路德想要走出超越式神契主義(transcendental mysticism)而歸回基督自己、祂的人性、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因為基督信仰的神契主義在本質上，乃十字架的神契主義。⁵ 這是正面的立場，而這正面立場的意義，卻可以從其所反對和否定的一面來突顯出來。因此，我們先來探討路德所反對的神契主義，以及倫理、道德的學效基督。簡單來說，基督—神契主義從開始就對道—神契主義(Logos-mysticism)表示懷疑甚至敵意。原因乃在於後者在成人身的基督之外尋求與上帝直接的聯合，其危險之處乃在於忽略上帝定意在基督的出生、死亡和復活的事件中施行拯救。另一方面，路德又不接納中世紀晚期的敬虔取向。對路德來說，單只是浸沉於基督受苦的默想中並進而以倫理—道德的方式活出基督的樣式是不足夠的。路德強烈反對任何追隨基

督的可能性，除非人首先與基督在情格上有深入的相交聯合，這是先於一切的行為，並且通常不是刻意所能經歷的。⁶

可以這樣說，玄思式的道——神契主義在忽略成人身的基督之餘，有高抬人的道(human Logos)的傾向。無疑，道——神契主義強調上帝的隱藏性與不可掌握性，祂超過一切的思想與了解，故只能以安然與靜默(repose and silence)、捨棄與出神(rapture and ecstasy)來接近上帝。但在路德看來，上帝的隱藏性卻只見於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⁷ 如果道——神契主義著重上帝超出人類的思想與了解，那麼它就在另一方面高抬人性，認為人可以以其靈魂直接與上帝相遇，體會上帝、經歷上帝，⁸ 無論是經由沉潛進入靈魂之深處或是藉著神契的超升，從而與上帝聯合。⁹ 人於此即可憑自己的靈魂理性而達至上帝那裏。這樣即繞過了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而直接與上帝聯合，無論在知識論上或存有論上，都有傾向消除上帝與人之間的距離。

這種高抬人的能力的情況同樣出現在當時效法基督的靈性操練的實踐中。這種操練主要透過默想受苦基督，以求生發敬虔之心從而學效基督的樣式，以致最後達至完全的合模。路德認為這並不真能達至與基督聯合，一方面他對短暫光輝的敬虔感受十分懷疑，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他看到這種操練乃建基於人的心性和道德力量。因此，即使效

法基督的靈性操練並沒有繞過受苦的基督，可是卻因為停留在人主體的敬虔努力之層面，反而未能真正與基督聯合，只遮蔽了自身罪性的本來面目。路德因此批評他們說：「結果，那些犯了大錯的人，就是首先藉著善功和苦行贖罪的實踐好除去自己的罪，因為他們首先應當要做的，乃是以基督為聖禮而非以之為榜樣。」¹⁰ 這是說，只有在信靠裏認識基督乃是為我們受苦和受死的聖禮，我們才能效法祂；¹¹ 一切的有意識的努力必須以非認知、非意志的信靠為基礎，這是一種人性生命深處中的存有交往聯合，是先於一切意識的自覺的。¹²

路德這種信靠雖然不同於上述兩種的人與上帝的神契關係，但仍然是一種神契性的經歷，如果我們同意從一個較為寬闊的角度來看神契主義的話，即，人與上帝聯合的方式、途徑。毋庸諱言，路德的神學是實踐的神學而非觀解/理論(theoretical)和玄思(speculative)的神學，但當他標舉出十架神學的時候，就跟一切其他的實踐神學有所驅別。十架神學作為一種神契主義的實踐神學，其特色乃在於限制人的各種自高自大，讓人全然信靠在他以外的上帝。此中關鍵全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上帝在其自己的對立面中隱藏祂自己，祂在受苦、羞辱和死亡中遮蔽了自己。換句話說，只有上帝自己才可以隱藏和遮蔽祂自己，主動權不在

人的手中。這是上帝對我們的試煉。¹³ 十字架全然衝擊我們那種漠視自己罪性而企慕、嚮往榮耀的本相，按我們自己的心意，十字架並非上帝的心意，卻是魔鬼的心意。這樣，我們罪性的思維就受到衝擊，我們懷疑甚至否定十字架上的乃是上帝。十字架因而成了絆腳石。

因此，當我們信靠十字架上的基督，就並非一種「看見」——看見上帝的榮耀，反之，乃是上帝的黑暗，路德這樣說：

信仰乃是一種知識或黑暗，當中一無所見。並且，信仰所抓緊的基督乃是安坐於這黑暗中的，一如上帝安坐於西乃和聖殿中的黑暗一樣。¹⁴

信靠十字架的基督，就是經歷如黑暗般的死亡，因為在那裏有上帝在審判我們的罪，然而，當我們讓基督的十字架擁抱我們，我們就同時經歷新生，路德這樣說：

因為當基督藉著與不能朽壞的神性合一，由此而以死亡勝過死亡，那麼基督徒就可以透過與不能朽壞的基督聯合，藉著信靠祂而復活，且以死亡勝過死亡。上帝亦因此而毀滅魔鬼，透過祂那異常的工作來完成祂自己的工作。¹⁵

是以，在信靠被釘死的基督，我們即同時經歷死亡與復生。信靠，乃是路德神學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其神契主義的核心所在。但我們必須謹記，路德所言之信靠並非泛泛指信靠上

帝，反之，卻特定指到信靠十字架上的基督。路德在其希伯來書的講授中，多番指出信靠乃捨棄(*raptus*)：

信靠基督是……從一切內在或外在的經歷中被捨棄(*raptus*)及被移離(*translatio*)，並被帶進那既非內在又非外在所能經歷的事物中去，那就是進入那不能見、高昇的及不能掌握的上帝當中。¹⁶

簡單來說，作為捨棄或移離的信靠就是脫去舊人，然後就是披戴基督，與祂合而為一，分享祂的生命。但是，脫去舊人而與主聯合之所以可能，並非人的主動成果。信靠十字架上的基督並非一種人的意志的努力。若然靠著人的意志努力去脫離舊人而與主聯合，那麼這仍然是有一個更高的意志主體在那裏操控著。這又回到原來的自我高抬的問題上。信靠就是完全放下，無所執著，既不執物也不執我。可是，如何可以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也是出於自己，那就又回到原來的老問題。因此，只有一個可能，信靠、完全放下，也是出於上帝自己。

路德在這裏提出著名的試煉、攻擊(*Anfechtungen*)的講法。根據路德，上帝最難為我們所理解的工作、異常的工作，乃是對我們的攻擊(*kakangelion*)，這是壞消息。¹⁷然而，唯一能叫我們接近上帝的，首先就是被帶領到陰間去，因為上帝正常的工作，即拯救，只為那些確認自己真的

需要上帝的拯救而設的。¹⁸路德所講的上帝的攻擊，其實就是上帝讓我們體會自身之無能、絕望、不能自救的境況。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徹底完全毫無保留地信靠上帝。上帝對我們的攻擊，就發生在十字架上，那是上帝的工作，好審判人的罪。為甚麼說十字架是上帝對我們的攻擊？如前所說，上帝並沒有讓我們看見榮耀，反之，乃是羞辱、受苦和死亡，是上帝對人的審判、懲罰。在十字架面前，我們遇見的是審判的上帝。可是，在十字架面前，我們卻也同時看見恩典的上帝；為我們的緣故，上帝把我們應得的死亡、罪、陰間全都置於祂的愛子的身上。若我們沒有被上帝攻擊，

我們就不會看見自己生命的襤褸、破碎；若我們沒有看見自己的全然不是，也就不會看見上帝的恩典，也就不會全然信靠那代替我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路德的十字架的神契主義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因為上帝的攻擊、恩典，以及人對基督的信靠，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這是因為路德所持守的聯合乃是情格間的，而非實體上的。是以，基督徒生命的恆常而本真的表現，乃不斷把自己置於十字架的腳下，好在上帝的攻擊底下體會自己的軟弱，從而放下自我，捨棄一切，完全信靠基督，與主聯合。◆

- 1 詳細的討論可參 B. McGinn, *The Foundation of Mysticism: Origins to the Fifth Century* (London: SCM, 1991), pp. Xiii-xx; H. A. Oberman, *The Reformation: Roots and Ramifications*, trans. A. C. Gow (Edinburgh: T and T Clark, 1994), Chapter 4.
- 2 K. Holl, *What Did Luther Understand by Religion*, ed. J. L. Adams & W. F. Bense, trans. F. W. Meuser & W. R. Wietzk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7), pp.83-84.
- 3 Holl, *What Did Luther Understand by Religion*, p. 84, n. 58.
- 4 E. Iserloh, "Luther's Christ Mysticism", in *Catholic Scholar Dialogue with Luther*, ed. J. Wick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0.
- 5 J. Moltmann, "Teresa of Avila and Martin Luther: The turn to the mysticism of the cross", *Studies in Religion* 13/3 (1984): 267-268.
- 6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0.
- 7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1.
- 8 F. (V.) Neufeld, "The Cross of the Living Lord",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49/2 (1996), p. 135.
- 9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3.
- 10 引自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3.
- 11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3.
- 12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2.
- 13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 44.
- 14 引自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44.
- 15 引自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45.
- 16 引自 Iserloh, "Luther's Christ-Mysticism", p.45.
- 17 Neufeld, "The Cross of the Living Lord", p. 138.
- 18 Neufeld, "The Cross of the Living Lord", p. 138.